

|    |
|----|
| 42 |
| 34 |
| 8  |

準  
貴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十一

楚靈滅陳蔡 楚靈弑附

周景王十一年冬十月楚師滅陳初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癆疾春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陳哀公溺縊陳大夫于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楚人執于徵師而殺之公子留奔鄭秋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悼太子之子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哀公楚人將殺之請真馬玉既又請私私

於幄加絰於頽而逃使穿對戍爲陳公曰城麋之役不諂  
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  
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晉侯問  
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顛頊  
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  
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於瞽瞍無  
違命舜重之以明德真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  
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  
繼守將在齊其兆旣存矣十二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  
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  
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用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

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  
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十四年夏四月周景王問  
於長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  
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  
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楚靈侯靈侯將  
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  
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  
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棄疾  
帥師圍蔡晉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  
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  
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奉孫吳以討於陳

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散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五月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於厥憇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居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外乎美惡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於

楚弗許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十二月楚子城陳蔡不羨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十六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楚歸於楚弑其君虔於乾谿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

帥位奪遠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鬪韋龜中犍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丹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子哲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于食次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予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

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羨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狸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於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於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

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王沿夏將欲入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侯棘園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于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于曰余不忍也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于子哲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

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于於訾實訾款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蔓成然爲令尹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異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旣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

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于子皆皆遠之平王弱  
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鬪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  
其危哉子于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于其濟乎對曰難  
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  
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  
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于在  
百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蓋親判可  
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  
政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  
能濟之有楚國者其瘼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  
誠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芋姓

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  
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于之  
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廢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  
貴下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  
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  
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  
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猶季姬之子  
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先大夫  
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  
以爲外主有欒卻狐先以爲內主二十九年守志彌篤惠

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  
以代文此二君者吳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  
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八月蔡  
侯廡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初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  
沈道房申於荆馬平王卽位旣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  
太子之子廡歸於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歸於陳禮也冬  
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胡氏曰楚虔遷六小國於荆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  
疾卽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廡歸於蔡  
悼太子廡師之子吳歸於陳曰歸者順詞也陳蔡昔皆  
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於者國

其所歸也廡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  
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  
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  
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  
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爲  
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爲心興滅  
國繼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若  
此爲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 齊樂高之亂

周景王十三年夏齊樂施奔魯先是十一年秋七月齊公  
孫薑子尾卒樂施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子尾家宰梁嬰



八月逐子尾之屬子成子工子車皆奔魯而立子良氏之  
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  
桓子無宇善於子尾亦授世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  
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  
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疆氏授甲將攻子子聞  
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  
也吾諷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  
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  
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初十三年齊惠樂高氏  
皆嗜酒信內多怨疆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  
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

良醉而聘遂見鮑文子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  
飲酒植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  
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代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  
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  
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  
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錡率  
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於稷樂高敗又敗諸  
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樂施高疆奔魯陳鮑分其室晏  
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  
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蒞利生孽  
姑使無蒞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於莒桓子

召子尾所逐羣公子子山私具帷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  
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於  
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  
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衆曰詩云陳錫載周  
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  
請高唐陳氏始大

魯南蒯之亂

周景王十五年冬十月魯公子慤出齊齊初季平子立而  
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公子慤子仲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  
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  
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乎

平子克之更受三命叔仲穆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  
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帶子曰叔孫氏有  
家禍殺適立庶故姑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  
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姑將與季氏訟  
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穆子故叔仲小南蒯公  
子慤謀季氏慤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  
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  
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嘆且言曰恤恤乎湫  
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適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  
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  
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

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于乎云我者鄆乎倍其鄉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十六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

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初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祈慮癸爲癯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許之二子因盟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忒其君畏子以及今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待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齊大夫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祈慮癸歸費於魯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晉平丘之會

周景王十六年秋諸侯會於平丘先是十一年春晉築虜  
祚之宮叔向曰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十六年秋  
七月魯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取郟獻俘始用  
八於亳社戊子晉平公卒昭公夷立十五年夏魯昭公如  
晉至河乃復取郟之役莒人愬於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  
治也故辭公公子勲遂如晉至是年秋晉侯會劉子魯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平丘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爲取郟故  
晉將以諸侯討魯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  
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於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

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  
於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  
大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  
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筐  
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  
者清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  
客從之未退而禁之八月甲戌同盟於平丘晉人將尋盟  
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  
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  
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

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惟君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有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

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施壬申復施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魯昭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郕之怒以討魯罪聞其三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於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於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太

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  
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  
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  
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  
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缺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  
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  
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  
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或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  
何國之爲魯昭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慕蒙之使  
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  
與之錦而入晉人以意如歸子服惠伯湫從魯昭公至自

魯昭公如晉荀息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  
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  
辭公於河季孫意如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  
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  
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  
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  
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新將焉  
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  
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  
命也何免之爲請從軍惠於會韓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  
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耐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

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  
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  
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季孫懼先歸  
惠伯待禮十七年春季孫意如至自晉冬魯昭公如晉平  
丘之會故也十八年春魯昭公在晉晉人止公也夏公至  
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孫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  
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季孫曰  
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冬十月季孫意如如晉葬  
昭公季孫曰子服向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莒共公之立

并奔魯莒滅附

周景王十七年秋八月莒子去疾卒子郊公嗣郊公不成

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莒大夫蒲餘侯茲夫  
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  
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  
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  
鐸逆庚與於齊而立之是爲共公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  
賂田莒不事齊二十二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  
鄆使孫書子占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  
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  
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絕而登登者六十人絕絕師鼓譟城  
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二十五年春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施

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  
弗聽敗齊師於壽餘齊侯怒敗復伐莒莒子行成司馬嚚  
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於齊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  
惡其君敬王元年秋七月莒子庚輿奔魯莒子庚輿虐而  
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莒大夫烏存  
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及而立於道左懼將  
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試君  
成名遂奔魯齊人納郊公後考王十年楚滅莒莒嬴姓子  
爵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於莒十一世至茲丕公始見  
春秋自共公後不復見至其為楚所滅

吳季札讓國

周景王十八年春正月吳子夷昧卒弟季札逃國人立其  
子僚初簡王元年吳壽夢來朝自武王封太伯之後於吳  
至十九世孫壽夢其國始大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侯  
會於鍾離探問周公禮樂魯侯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  
咏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  
之服哉因嘆而去曰於乎哉禮也靈王十一年吳子壽夢  
卒壽夢有四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  
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  
攝行事當國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  
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  
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



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令之二十四年吳諸樊伐楚門於巢射死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今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稱曰延陵季子景王元年吳獲越俘以爲閹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而閹以刀弑之弟餘昧立使公子札聘於魯札聘見叔孫穆子豹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

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王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

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  
 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  
 用而不費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  
 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  
 象劓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  
 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  
 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  
 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情也如地  
 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  
 樂吾不敢請已時吳子餘祭嗣立其出聘也通嗣君故遂  
 聘於齊說晏平仲嬰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

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也 踣難未歇也故是也

因陳栢子無宇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年聘於

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

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

鄭國將敗適衛說遽伯玉瑗史荀史鱸公子荆公叔發公

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

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

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

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

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

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

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於難吳子餘昧之初立也又嘗使屈狐庸聘於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闞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其此君嗣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餘昧立十八年卒欲授季札季札辭遂去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選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餘昧之子僚後諸樊子光以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失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遂進專設諸刺王僚而代立是爲吳王闔閭

公羊氏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歟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

穀梁氏曰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吳季子之賢也而不書公子何曰吳無公子也而亦不書季獨名之夷於秦術楚椒馬夫子何以不賢季子歟曰此所以賢季子也夫子之所賢宜春秋之所以責備也

胡氏曰以其辭位遜國不成父兄之志而終以成亂故貶之也夫季子宜立而又辭在夷昧之卒爾此方夷昧

之初立也春秋安得先事而致貶貶必於夷昧之卒區  
事而後可見也然則此夷昧立使禮聘於上國通嗣君  
也則曷為夷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而此行  
則越禮多矣夫當喪未君踰年而後即位禮也餘祭以  
弑殞臣子之至痛曾未踰時而出聘如常時猶曰夷昧  
之命也而請觀於周樂雖為博聞好學於禮固未為得  
也豈夷狄之俗猶未盡除歟然則夫子雖賢季子而於  
此行則未可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季子

而不立則當告之國人命

之亂矣然觀狐庸及史

卒之時義可以立矣

丁光而立之庶無異

餘昧為賢而其

一儉亦為國人所屬當時事勢雖欲立光亦恐未可也不  
然則季子之義為未盡矣

晉伐鮮虞 附滅肥城鼓

周景王十八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先是十五年晉荀  
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  
以肥子綿臯歸冬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十六年秋鮮虞  
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  
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至是年秋晉荀  
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荀吳弗許左右曰  
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荀吳曰吾聞諸叔向曰  
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

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奸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荀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鞅歸二十四年冬魯昭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昭公昭公乃反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二十五年夏六月荀吳畧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鞅歸使湯佗守之

四國之火

宋衛陳鄭

周景王二十一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先是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魯大夫申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

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華玉璫鄭必不火子產弗與至是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殆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云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

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帶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央徙主柩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人所燉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竹史除於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祈於回廊書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吊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七

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旣晉之遷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憫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旣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楚太子建之奔 殺費無極附

周景王二十三年春三月楚太子建奔宋初楚平王之在蔡也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極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二十二年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夏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悅從之故太子建居於城父令尹子瑕聘於秦拜夫人也至是年春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奔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之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

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姦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費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主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奢長子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智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

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宋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馬而耕於鄙楚太子建母在耶召吳人而啓之敬王元年冬吳太子諸樊入耶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五年冬楚殺費無極初楚大夫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馮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囊瓦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耐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



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酌之及饗  
曰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  
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  
而還又誤羣師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  
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  
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襲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  
人弗襲令曰不襲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  
乘杆焉國人投之遂弗襲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  
殺陽合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  
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  
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郤宛之

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  
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  
已成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  
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  
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  
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  
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  
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  
而不行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  
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  
常曰是死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

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衛齊豹之亂

周景王二十三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衛公子孟縶狎衛司  
寇齊豹奪之司寇與郵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子孟惡北  
宮喜褚師圍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靈公懼而  
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圍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  
宗魯於公子孟為駮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  
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  
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  
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  
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

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龜寘戈  
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子孟宗魯  
駮乘及闕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  
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闕門入慶比御公公南  
楚駮乘使華寅乘二車及公宮鴻駮駮駮乘於公公載寶  
以出褚師子申遇公於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  
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  
門踰而從公公如死烏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  
使公孫青聘於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  
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烏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  
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

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  
照臨於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  
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  
振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  
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并外  
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  
興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喜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  
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  
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  
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  
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丁之衛侯

嘗寧於齊且言公孫青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引二  
三子之教也齊大夫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  
罰在康詒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羣臣臣敢貪君賜  
以干先王琴張聞宗曾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  
孟繫之賊汝何吊焉君子不食奸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  
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宋華向之亂

周景王二十三年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是年  
春二月己丑日南至魯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  
三年而後弭叔孫昭子曰然則戴相也汰侈無禮已甚亂  
所在也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

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方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疆向宜向鄭楚建邨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於鬼闕敗子城子城適進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

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于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輕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輕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二十四年春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於宋南里以叛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取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

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貍將使田諸孟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華貍承宜僚以劔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華貍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華貍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華貍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控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以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大夫烏枝鳴戌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

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獲其二師公子苦雉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奔廚人濮曰吾小人可籍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廵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諸皆用劔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翟僂新居於新里既戰說甲於公而歸華姓居於公里亦知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赭丘鄭翩願爲鶴其御願爲鶩向宜子祿御

公子城莊重爲右干鑿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爲右相遇城  
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乎公之靈  
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閒將注則又關矣口不押鄙抽天城  
射之熿張句抽受而下射之折肱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  
之句死干鑿請一矢求死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  
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鑿  
又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軀曰吾爲  
樂氏矣軀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  
軀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  
乃復入南里楚還越帥師將逆華氏太宰犯諫曰諸侯唯  
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

告我也後既許之矣二十五年春楚還越使告於宋曰寡  
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  
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  
君臣曰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  
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哀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  
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  
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知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  
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  
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軀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自宋南里  
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邱爲大司徒定華樂祁  
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代華樂輓爲大司寇以

靖國人

胡氏曰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爲質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以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畧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立不衷歟亂人之惡自見矣

蔡侯朱之奔

楚滅蔡附

周景王二十四年冬蔡侯朱出奔楚先是二十三年十一

月辛卯蔡侯廬卒明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魯大夫送葬者歸見叔孫昭子嬖嬖問蔡故以告嬖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暨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冬楚大夫費無極取貨於蔡平公之弟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是爲悼公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敬王元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於楚弟申立是爲昭侯十三年冬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質焉而請伐楚十四年

楚人圍蔡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吳入  
郢二十六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夫  
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  
間而還蔡於是請遷於吳二十七年冬吳洩庸如蔡納聘  
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吳  
而遷墓遷於州來二十九年春二月盜殺蔡侯申國人立  
其子朔是爲成侯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室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若敢進  
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  
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公孫  
辰出奔吳十二月葬蔡昭公後蔡侯齊四年楚惠子滅蔡

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  
子恤不相賊無患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  
崇壇噐不彤鏤宮室不覲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  
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  
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  
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  
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  
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  
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三十一年秋七月吳伐陳  
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  
陳師於城父將戰楚子有疾庚寅卒於城父三十四年楚



人伐陳陳卽吳故也三十五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公子結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三十八年夏楚公子申帥師伐陳四十二年秋楚滅陳初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旣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太師于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覘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群蠻彭仲爽仲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感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

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與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王之長庶子王子朝賓起爲之傳有寵於王王與賓起說之欲立之劉獻公摯之庶子伯蚤狄事單穆公旗惡賓起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起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鷄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至是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於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蚤五月見王子猛立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於單氏

丁氏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伯蚩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奔王子還與召莊公伯奂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齊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於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驪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於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於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魯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子馬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

遂如圃車次於皇留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於王城盟百工於平宮辛卯鄆肸伐皇大敗獲鄆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於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友伐之辛未伐東園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師以納王於王城庚申單子劉蚩以王師敗績於郊前城人敗陸渾於社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周人謚曰悼王王子猛毋弟王子匄卽位是爲敬王館於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於陰於侯氏於谿泉次於社王師軍於汜於解次於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微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於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王子朝

所在也敬王元年春正月壬寅朔王師晉師圍郊癸卯郊  
鄆潰丁未晉師在平陰工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晉師  
還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屬子朝者六月壬  
午王子朝入於尹癸未尹文公圍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  
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  
伯負南宮極以成周人戊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  
劉甲午王子朝入於王城次於左巷秋七月戊申周大夫  
鄆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於居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  
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王子  
朝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襄公謂劉文公僉曰君其勉之先  
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且二川震今西王指周大臣亦震

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二年 正月辛丑召簡公盈南宮  
極子嚳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襄公曰甘氏又往矣  
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  
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  
人戊午王子朝入於鄆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蒞問周  
故士伯立於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  
使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太  
叔相見范獻子鞅鞅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  
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  
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晉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  
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鉶之聲矣惟壘之耻王

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而與韓宣子起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冬十月矣西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温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晉三年夏叔詣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鄆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於黃父謀王室也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也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樂大心不敢對爰牒而退士伯吉趙鞅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之欲背盟以干盟主

無不祥大焉冬十月尹文公圍涉於華焚東訾弗克四年夏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於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於施谷劉師敗績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於梁王城人焚劉子邑丙子王宿於褚氏丁丑王次於萑谷庚辰王入於齊櫟辛巳王次於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辛丑在郊遂次於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盈逆王於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於隄上癸酉王入於成周甲戌盟於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成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於莊宮

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拯救之至於夷王王愆於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坐以祈王身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瑤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於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邾邾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於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頹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於靈王生而有鬚王甚神聖無能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劉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於王室侵欲無厭覲求無度賈賈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恩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窟在荆壘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違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十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生亦惟

伯仲叔季圖之魯大夫閔子馬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違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五年秋晉士鞅宋樂祈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於扈令戊周也冬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於周魯人辭以難七年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於鄆以叛陰不佞敗之十年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淮

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宜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若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螽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鞅謂魏獻子舒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之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韓不信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晉士彌牟營成

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  
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  
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十一年春正月辛  
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蒞政  
衛彪僕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  
大咎晉不決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  
韓簡子及周大夫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蒞  
獻子去其柏棹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  
寅莪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  
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敵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  
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

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  
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  
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  
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  
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彌牟怒謂韓  
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  
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  
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齊  
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長弘齊高張皆將不免  
長弘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  
奸也十五年春王人殺子朝於楚因楚亂也十六年夏周

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於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成周且城胥靡冬十二月王處於姑舊辟儋翩之亂也十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於儀栗以叛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於窮谷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於慶氏晉籍秦送王已巳王入於王城館於公族黨氏而後朝於莊宮十八年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討儋翩之黨也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

胡氏曰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爲家則以京師爲室京師者本也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

而天下定矣

魯伐邾之役

周敬王元年春正月魯叔孫婁如晉晉人執之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道經魯之武城邾大夫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邾大夫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怨於晉晉人來討魯叔孫婁如晉晉人執之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起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



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伯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彌牟聽其辭而怨諸韓宣子乃皆執之彌牟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彌牟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回於他邑范獻子士鞅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其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冬十月魯昭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二年春正月晉十彌牟逆叔孫於箕叔孫使梁其蹕待於門內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彌牟彌牟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于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媾至自晉十三年二月邾子穿卒秋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拔修邾好也二十五年邾隱公朝於魯五月魯定公卒邾子來奔喪二十七年春二月魯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濶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繹魯哀公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廓沂之田而受盟二十八年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三十一

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三十二年季孫肥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昔大國不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仲孫何忌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知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諸大夫茅夷鴻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析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夷鴻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因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

涵以東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昔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三十三年春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輒病之王問於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

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唇唇二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魯輒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鄆人之漚營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仲孫何忌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隅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宿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魯大夫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

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以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六月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魯乃歸邾子益於邾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嚭討之囚諸樓臺榜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華以爲政是爲邾桓公三十五年春二月邾子益奔魯齊甥也故遂奔齊元王三年夏四月邾子益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五年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太子革弟何何亦

無道

胡氏曰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  
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爲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  
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  
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

魯昭公之奔

周敬王三年秋九月魯昭公出奔齊次於陽州初魯襄公  
薨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於季氏又卒立敬歸之姊齊  
歸之子公子稠是爲昭公穆叔不欲曰天子死有母弟則  
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  
必姊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

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季武子不  
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  
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季公若之姊爲小  
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意如叔孫昭子媾  
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宋元夫人曹氏勿與魯將逐之  
曹氏告宋元公公告樂和和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  
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  
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  
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是年夏有鸛  
鶴來巢魯大夫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  
鸛之鶴之公出辱之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鶴

跖跖公在乾侯徵褻與禱鸛鶴之巢遠哉遙遙凋父喪勞  
宋父以驕鸛鶴鸛鶴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鶴來巢其  
將及乎初季公若之兄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  
死季公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鮑文  
子女公鳥妻季妣與饗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  
公鳥妹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媿於  
季平子弟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遄之妻秦姬以告  
季平子弟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  
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  
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  
公若怨平子季平子與卬昭伯之鷄鬪季氏介其鷄卬氏

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卬氏且讓之故卬昭伯亦怨平  
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之  
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  
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  
弓於昭公子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  
其弟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  
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  
恕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  
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卬孫卬孫以可  
勸告子家羈羈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  
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

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將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于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蕙蕙蓄民將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卽孫曰必殺之公使卽孫逆孟懿子何忌叔孫氏之司馬廢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驂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人公徒釋甲執冰而

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卽昭伯殺之公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慕謀遂行巳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齊侯將唁公於平陰公先至於野并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爲近故也齊侯曰自首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散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于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卑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方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纒纒從公無通內外以公

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叔孫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雖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先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而如晉卒於曲棘十二月齊侯

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而如晉卒於曲棘十二月齊侯將欲取以居公也四年春三月公至自齊處於鄆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季氏家臣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梁丘據之人高齋能貨據為高氏役粟五千庾齋以示據據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君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十馬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厚焉齊侯從之使大夫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

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卻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  
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  
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  
馬於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  
師戰於炊鼻齊子車從魯大夫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胸  
汰軻七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叔孫  
氏司馬驪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  
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齊大夫  
子囊帶從聲子叱之聲子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  
又叱之亦叱之季氏臣冉豎射陳武子子疆中手失弓而  
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哲髮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

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  
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荆  
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人齊師呼曰林  
雍乘秋齊侯莒子邾子杞伯會盟於鄆陵謀納公也五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於鄆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  
喜曹人邾人滕人會於扈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  
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宋樂祈與衛北宮喜曰季孫未  
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  
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  
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  
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



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冬十月孟懿子陽虎伐鄆欲奪公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怙久矣使君亡者必此眾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於且知冬公如齊齊侯請享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享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于家子乃以君出辟齊夫人也

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以待命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因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七年春公至自乾侯處於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八年春正月公在乾侯九年春正月公在乾侯晉侯使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范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知會晉荀躒於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

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  
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於  
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  
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  
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荀躒如乾侯子家  
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眾曰在  
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  
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  
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葬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  
夫人以所能見夫人者有如何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  
罪之惡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

怒未息子姑歸祭于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  
與君歸公欲從之眾從者脇公不得歸十年春正月公在  
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  
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  
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反逆君命也大夫皆反  
其賜晉趙簡子鞅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  
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  
五有倍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  
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  
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  
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

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封震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旣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十一年夏叔孫成子不敢逆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羈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羈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子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成子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弟公子宋卽位是爲定公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樂駕鸕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於樂駕鸕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

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  
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十五年六月丙  
申季孫意如卒

胡氏曰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  
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  
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  
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  
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憖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  
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九五曰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

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止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訓致不  
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吳王僚之弑

附吳滅徐

周敬王五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初景王二十三年春楚  
伍員奔吳言伐楚之利於吳王僚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  
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  
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馬而耕於鄙敬王四年九月楚平  
王卒至是年吳王僚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  
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  
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  
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

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  
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  
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  
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  
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  
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示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  
疾入於堀室鱣設諸真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  
胸遂弑王公子光遂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閔閔閔閔乃以  
鱣設諸十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  
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  
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  
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八  
年吳王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  
子太封而定其徒使監馬尹大心逆吾公子使居養壽尹  
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  
吳也楚子西諒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  
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懼  
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葉在海濱  
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  
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  
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

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  
吳王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于章禹  
斷其髮携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適臣從  
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胡氏曰此公子光使鱣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國宜之光  
者也僚烏得爲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僚稱國以弑春秋不以光爲賊也  
吳諸樊兄弟相傳凡爲季子爾季子不立則國固諸樊  
之子之國也僚恃餘祭以結國人而立固已非矣春秋  
不以弑罪歸光則季子亦難以弑罪歸光也然季子遜  
國而光弑君爲季子者終於上國不亦可乎復命災墓  
復位而待亦幾於過矣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十一終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十二

晉六卿分邑

周敬王六年秋晉六卿殺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爲大夫  
 時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析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  
 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郟大夫賈辛爲祁大夫  
 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金木大  
 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  
 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  
 於王室故舉之謂智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  
 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  
 魏子謂成縛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

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偏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  
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  
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  
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踈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  
黃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  
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於祭晉爲金剛義  
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勸施無稱曰懋教誨  
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播善而從之曰  
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頹  
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驪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

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  
驕明也不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  
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  
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賜子  
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  
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何尼  
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  
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  
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吳入郢之役

周敬王十四年冬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



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初敬王元年  
冬楚囊瓦子常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亾郢苟不  
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  
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  
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  
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亾乎昔梁伯溝其  
公宮而民潰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  
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隣國慎其官守守其  
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  
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武文  
士不過同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士數圻而郢是城不亦  
難乎二年冬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矣  
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  
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  
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  
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  
此在矣王一動而亾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  
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八年冬吳子問於伍員曰  
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  
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如何對曰楚執政衆而  
垂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必  
歸彼歸必出楚必道救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旣罷而

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九年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  
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  
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伍員之謀也十二月辛亥朔日  
有食之是夜也晉趙鞅夢童子嬴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  
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  
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  
始有譎火勝金故弗克十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  
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  
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  
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十三年又蔡昭  
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  
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  
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  
相與謀請伐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  
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  
弃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  
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  
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  
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沉曰余所有濟漢而南  
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  
而請伐楚十四年三月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饗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奔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抵取勤焉乃辭蔡侯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詭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困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沈尹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扼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

行楚武城大夫屈謂子常曰吳用車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逝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閭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閭曰楚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吳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水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

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與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巴邲楚子取其妹季芊異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出郢以班處宮子山吳王處令尹之官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戊及息而還敗吳師於雍澨傷初司馬臣闔閭故耻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傷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出於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鍾建負季芊以從由於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是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驅禦唯仁者能之遠疆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芟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巴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

於今未改若難而奔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宮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隣於君疆場之患也遠矣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

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十五年秋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吳人獲遠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於雍澁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昆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堵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因楚大夫闔與罷闔與罷請先遂逃歸冬十月楚子入於郢初闔辛聞吳人之爭

富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藍尹豐涉其帑不與王舟友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闞辛王孫由於王孫闞鍾建闞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闞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城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辛季辛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余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

高厚大小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十六年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收紀其政以定楚國

穀梁氏曰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乎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柰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

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  
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  
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  
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魯陽虎之亂

周敬王十八年冬魯季氏家臣陽虎竊寶玉大弓入於謹  
陽關以叛先是十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  
卒於房陽虎將以璵璠欲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  
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旣葬季  
桓子斯行東野及費子洸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  
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洸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

陽虎欲爲亂囚李桓子及公父文子歟而逐仲梁懷冬十  
月了亥殺公何藐已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  
公父歟及秦遘皆奔齊十六年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  
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  
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恣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  
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  
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  
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群臣之所  
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妣之子唯周公  
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  
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

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斯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執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八月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十七年春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十八年九月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戒之戒都車曰

癸巳至成宰公孫欽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叔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衣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叔孫武叔州仇以伐孟氏公欽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



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  
迫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  
嘻速駕公歛處父在公歛處父請追之孟孫弗許處父欲  
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季寤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  
虎入於謹陽關以叛十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  
陽關討陽虎也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  
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將爲  
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  
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  
多死亾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  
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父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  
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  
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  
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  
中而逝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逝奔宋遂奔晉適趙  
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衛侯叛晉

周敬王二十年春三月晉趙鞅帥師圍衛先是十七年秋  
齊侯鄭伯盟於鹹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屬齊鄭諸大夫  
不可使比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  
之乃盟於瑣十八年晉師自厓還將盟衛侯於鄆澤趙簡  
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陀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

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軟涉陀按衛  
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  
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  
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衛侯以晉詭語之且曰寡  
人辱社稷其改十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  
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厚與大夫之子爲  
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縻  
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  
行而後可衛侯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衛侯朝國  
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  
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  
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  
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魯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故也冬衛侯鄭伯盟於曲濮十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  
爲衛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  
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霑下東郭書讓登  
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  
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歛甲曰曩者之難今  
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駢之斬晉車千乘在中牟齊侯  
在五氏衛侯將如五氏十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  
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  
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

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  
襜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皆  
憤而衣狸製齊侯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乃賞  
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  
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齊侯三譖  
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  
三至是十年春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  
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燿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  
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  
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且門焉步左  
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啟門乃退及役晉人討衛之叛  
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  
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詩曰人  
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二十三年春齊侯衛侯  
次於垂葭實耶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不可邴意茲  
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  
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歛諸大夫之軒唯邴  
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輿之宴而駕乘廣載厚焉使  
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  
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仁山金氏曰復祥按齊故霸國也晉失霸則齊可以霸  
矣而其君輕率如此此齊之所以不能復霸歟

魯夾谷之會

周敬王二十年夏魯定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先是十七年秋齊國夏帥師伐魯西鄙齊叛晉故也陽虎御季桓子公欽處父御孟懿子將齊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十八年春正月魯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攻廩丘之邾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頓虎曰盡寇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三月公至自侵齊夏齊國夏張高帥師伐魯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偃救魯公會晉師於瓦至是年春三月魯及齊平夏公會齊侯於夾谷時齊大夫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貳以從請具左右司馬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

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  
偏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  
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  
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  
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  
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  
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旣具是  
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  
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景公  
歸譴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  
道教寡人於是乃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胡氏曰夾谷之會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禮而  
已故天下莫大於理而疆畧不與焉

魯墮三都

成叛附

周敬王二十二年春魯墮三都先是二十年春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州仇公若藐  
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  
爲馬正使公若爲郕宰武叔旣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  
弗能其國人曰吾以劔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劔也吾稱子  
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  
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弗  
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曰郕

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莒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邠人爲之宣言於邠中曰侯犯將以邠易於齊齊人將遷邠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邠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徧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邠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邠人六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也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邠人閉

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群臣懼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邠冬武叔聘於齊謝致邠也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邠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牧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會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史記曰孔子言於定公曰臣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州仇帥師墮邠季孫斯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

樂頌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輒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何忌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後哀公十五年春成叛祁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圍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及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於衢聽共弗許懼不歸至是成叛於齊孟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輪以偪成冬魯及齊平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於廡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魯公無民久矣孔雖爲大司寇爲其議事交隣可爾土地甲兵固

皆三家有也縱墮三都三都之民豈遽爲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爲患故墮之易爲勢至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成之不墮當時家臣知有其家不知有公室類如此也

### 孔子相魯

周敬王二十三年春魯以孔子攝相事與聞國政時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攝相七日而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荀子曰門人進問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

乎孔子曰人有六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陰  
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  
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  
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強足  
以及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雉也不可以不誅也是以湯誅  
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  
乙子產誅鄧析史何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  
家語曰初魯之敗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  
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  
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爲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  
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竟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

賈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捨遺男尚忠信  
女尚貞順焉孔子爲政民初謗之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  
鞞之麇裘投之無郵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  
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  
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  
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  
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  
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  
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  
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  
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



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孔子遂行適衛

晉三卿之叛

趙鞅荀寅士吉射

周敬王二十三年秋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先是二十年春晉趙鞅帥師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至是年秋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真諸晉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孟軻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音涉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藉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於趙氏臣聞之告趙鞅曰先備諸鞅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於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鞅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不信與中行文子荀寅相惡魏襄子曼多亦與范昭子士吉射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

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  
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  
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  
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  
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  
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  
伐之丁未荀寅范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  
辛未趙鞅入於絳盟於公宮二十四年春梁嬰父惡董安  
於謂荀躒曰不殺安於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  
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荀躒使告於趙鞅曰范中行  
氏雖信爲亂安於則發之是安於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  
禍者死二子旣伏其罪矣敢以告趙鞅思之安於曰我死  
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  
死趙鞅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於旣伏其  
罪矣敢以告知伯躒從趙孟鞅盟而後趙氏定祀安於於  
廟夏晉人圍朝歌魯侯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謀救  
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於絳中不  
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玉桃甲入於朝歌秋齊侯宋公會於  
洮謀救范氏故也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  
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二十六年夏  
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八月齊侯衛侯會於乾侯  
救范氏也魯師及齊師衛孔圍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冬十

月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氏也二十七年秋七月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范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趙鞅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弃民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詎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

齊無恤御簡子衛太子蒯聵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救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鞅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此冠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麋之吏詰之御對曰疇作而伏衛太子禱曰魯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鞅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蓬蓋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湓太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鞅喜曰可矣傳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

范氏田公孫尤稅焉。頑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鞅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次鄭師，取蠶旗於罕達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罕駟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鉅。鞅曰：「國無小，旣戰，鞅曰：「吾伏毀，嘔血，鼓音不哀。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無恤曰：「我兩鞅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衰皆絕。肩卿士、劉氏、晉卿大夫、范氏世爲婚姻。長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二十八年六月癸卯，周人殺長弘。冬十月，趙鞅圍朝歌，師於其南。范中行所在也。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范臯、夷惡、范氏也。二十九年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懿，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齊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鄆逆時。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三十年春，晉圍柏人。荀寅范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范吉射使爲柏人宰。吉射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柏人，奔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潛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三十一年春，趙鞅帥師代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胡氏曰：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略公行。

外離析至是三卿內叛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

吳越報怨

周敬王二十四年夏五月吳伐越越敗吳於樛李吳子光卒先是十年夏吳王闔廬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十五年夏越入吳時吳伐楚在郢也至是年五月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於樛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會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軍有治臣好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越大夫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履還卒於陘去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二十六年春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樛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其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使季杼

誘獍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  
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  
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讐於是乎克而  
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  
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  
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  
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三十六年夏吳將伐齊越子  
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伍員懼  
曰是豢吾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  
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  
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  
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詔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  
殄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  
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具子於鮑氏爲王孫氏  
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櫨櫨可材  
也吳其亾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三十八年  
夏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曠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  
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洮自泓上觀之彌庸  
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太子  
曰戰而不克將亾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  
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  
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

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於幕下冬十二月吳及越平四十二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四十四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元王元年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於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於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圍吳晉趙襄子無恤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襄子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主有質曰對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入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襄子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於越軍曰吳犯閭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吳王曰寡君之末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王簞珠使問趙襄子曰勾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三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吳子夫差自殺國語曰越師遂入吳國夫差帥其賢良與其重祿

以上姑蘇越圍王臺夫差懼使王孫熊行成於越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柰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敕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勾踐弗忍將許之范蠡進諫曰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乃不許使者往復來辭愈卑禮愈尊勾踐又欲許之蠡曰孰使我早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始勿許其事將易冀已勾踐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蠡乃左提

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越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夫差曰天以災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司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没王年夫差辭曰寡人禮先一飯君若不忘周室而爲牧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死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吾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夫差將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吾無面以見員也乃縊越人以歸吳自泰伯至夫差二十五世而滅越勾踐初勝吳欲伯中國遣使適魯適齊至是滅吳致貢於周王使人賜胙命爲伯勾踐乃北渡淮與諸侯會於



徐州使人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不如命  
 勾踐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  
 遷軍渡淮而南以淮上地與楚又與魯泗東方百里歸吳  
 所侵宋地於宋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而范蠡稱上上將軍還反國至五湖辭於勾踐曰吾王勉  
 之臣不復入越國矣勾踐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  
 曰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  
 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請從會稽之罰遂乘輕舟以浮於五  
 湖莫知所終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封邑蠡去自  
 齊遣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  
 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

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

人矣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矣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

王試之種自殺勾踐卒子鹿郢立

衛蒯聵之變

周敬王二十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靈公

南子召宋朝會於洮太子蒯聵獻盂暑於齊過宋

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豸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

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

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

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

驅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

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  
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不爲以紿余死諺曰  
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二十七年夏四月衛靈公卒初靈  
公遊於郊令子郚僕郚靈公少子也字子南怨太子出奔  
謂郚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郚不足以  
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至是  
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郚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郚異於他  
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郚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  
立輒是爲出公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輒於戚宵迷  
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統八人衰絰僞自衛逆  
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二十八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  
師師圍戚求援於中山四十一年衛世子蒯聩自戚入於  
衛衛侯輒奔魯初衛孔圉取太子蒯聩之子生慳孔氏之  
豎渾良夫長而美孔圉卒通於內伯姬太子在戚伯姬使  
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照冤乘軒三死無與  
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  
園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  
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伯姬杖戈而先太子  
與五人介輿豨從之迫孔慳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  
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由時爲孔氏宰也召獲  
駕榮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奔魯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  
曰門已閉矣由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由曰

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賈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太子蒯聵是爲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雖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出奔宋衛侯使鄆武子肸告於周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通竄於晉晉以王室之故不奪兄弟寘諸河上威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祀事王使

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及柝于西圃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於公請追之遇載柝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及柝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柝於橐中孔悝出奔宋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噐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亾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噐可得也豎告太子疾太子疾使五人輿貶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

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四十二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各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劔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秋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綵綵生之爪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亾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趙鞅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剪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於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夫人呂姜鬣旣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四十三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黽與太叔遺

吳伐陳之役

楚滅陳附

周敬王二十六年秋八月吳侵陳初吳王夫差之入楚也  
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  
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  
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  
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  
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  
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亾也以民爲土  
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曰救於兵暴骨  
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  
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  
陳修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  
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  
子恤不相睦無患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  
崇壇噐不彤鏤宮室不覲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  
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  
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  
民不罷勞死知不曠言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  
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  
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  
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三十一年秋七月吳伐陝  
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  
陳師於城父將戰楚子有疾庚寅卒於城父三十四年楚

人伐陳陳卽吳故也三十五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公子結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各務德而安民乃還三十八年夏楚公子申帥師伐陳四十二年秋楚滅陳初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旣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太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覲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群蠻彭仲爽伸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

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十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初鄭裨竈言五及鶉火陳卒亡至是驗云陳自胡公滿受封十九世至偃師楚滅之復立吳又三世至潛公復爲楚所滅

### 楚惠之立

周敬王三十一年秋七月楚昭王軫卒群臣立其子章是爲惠王楚昭王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逝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雙乎命弟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五辭而後許將戰有疾庚寅昭公攻大冥卒於城父公子啟

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公子申公子結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崇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病而寘諸股股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崇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亾又曰允出茲

在茲由已率常可矣列女傳曰楚昭越姬者越勾踐之女楚昭之姬也昭王謙遊旣驩謂越姬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不可久也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爲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妾聞之諸姑也婦女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君闢姬爲榮不敢聞命楚子矍然而寤及楚子救陳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史曰是害王身可以移於將相楚子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爲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妾願從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

也遂自殺楚子薨於軍子問子西子朝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仗師閉嬖迎越姬之子熊章立之是爲惠王

朝陽按昭王知大道越姬重信義而三子以母之信卜子之仁乃惠子任位不免於白公之亂幾至於見弑則子西召之也

### 齊陳乞弑君

周敬王三十一年秋八月齊陽生入於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初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似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三三子問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三子使國惠子夏高昭子張立荼實辟公子於萊秋

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閏月葬齊景公至是年夏齊陳乞爲事高國者每朝必驟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偈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三子者禍矣持得君而欲謀三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旣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高張聞之與國夏乘如公戰於



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奔魯八月  
齊邴意茲奔魯陳乞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公子鉏  
曰昔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  
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陽生曰事未可  
知反與其子壬也處戒之遂行遠夜至於齊國人知之陳  
乞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公宮冬十月丁卯立之  
將盟鮑牧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黠曰此誰之命也陳乞曰  
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  
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  
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  
義則進否則退故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

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荼如賴殺王  
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瀆之丘陽生使朱毛告於陳乞曰  
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一器二不置君二多  
難故布諸大夫陳乞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  
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  
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陽生悔之毛曰君大訪  
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  
之下葬諸父冒淳陽生立是爲悼公悼公立二年或謂胡  
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九月鮑牧  
又謂群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齊侯謂鮑牧  
或謂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

則及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  
麋之以入遂殺之

### 宋滅曹

周敬王三十三年春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先是三  
十一年冬宋向巢帥師伐曹三十二年秋宋人圍曹鄭桓  
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駟弘帥師  
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  
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  
幽闢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  
公孫彊好弋獲白鳩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  
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  
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效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  
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邗至是年春宋公伐曹  
將還宋大夫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宋公聞  
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曹自振  
鐸受封六傳至夷伯又十八傳至伯陽爲宋所滅

### 吳伐齊之役

周敬王三十五年春吳伐齊先是三十三年齊悼公奔魯  
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文言其  
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魯取讎及闞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魯秋魯及齊平九月魯藏賓如  
如齊涖盟齊閭丘明如魯涖盟且逆季姬以歸變冬十二

月齊人歸魯讎及闡季姬嬖故也三十四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辭於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冬吳子使如魯敝師伐齊三十五年春吳會魯侯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於郟齊人弑齊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秋吳子使如魯復敝師伐齊三十六年春齊爲郟故國書高無平師師伐魯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叔孫仲孫一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哀之齊於兵車一室敵車優

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叔孫忽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仲孫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叔孫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有師顏羽御邠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

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瓊  
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  
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  
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  
而賢於邴洩顏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務人  
與其嬖童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魯  
爲郊戰故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贏中軍從吳  
子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  
將高軍高無下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乞謂其弟書爾死

我必得志宗樓與閻丘明桐厲也桑掩胥御國書公

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殞陳逆命

舍王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

死於此三矣使問絃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

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

國子敗胥門巢吳子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閻

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人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魯侯將

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吳子賜之甲劍

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

甲從君而拜魯侯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於齊真之新篋

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真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

以使下國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孔子述六經

周敬王三十五年春孔子自衛反魯叙書記禮刪詩正樂  
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史記曰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  
不求仕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  
傳土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終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  
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  
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  
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目孔氏孔子語魯  
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

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  
之盛至幽厲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  
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  
皆絃歌之以求合韶舞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  
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繫象說卦文言讀易  
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  
書禮樂教弟子益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三十九  
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左氏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  
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  
然後取之公羊氏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  
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

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史記曰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凡十二公春秋之中紂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史記謂孔子序書編次其事夫書序非孔子作而周書諸篇多失其次愚於武王成王之編皆嘗考正之矣計古者事時前後已具編年之史而書則每事自爲首尾固未必諸篇相爲次第也然或諸篇本有次第而孔安國伏生時失之前漢書言張霸書首尾後漢書言衛宏作詩序自前儒以詩書之序

出孔氏朱子嘗引後漢書以證詩序之僞矣獨書序疑而未斷方漢初時太誓且爲僞書何況書序且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附會之作有所不免若書序果出壁中亦不可謂非附會者蓋孔鮒兄弟藏書之時上距孔子歿垂三百年其同藏者論語孝經論語既有子魯子門人所集孝經又後人因五孝之訓而雜引詩書旁取傳記之語附會成書何獨古書首尾尚是夫子舊本則其爲齊魯諸儒次序附會而作序亦可知也聖人於夏殷之禮不曰吾能知之而曰吾能言之此蓋記禮之時語也聖人生知之資其於禮之義理則知之素矣此其所言蓋謂其制度文爲之詳爾雖當時二代之禮失亡將

盡而以聖人之資觸類旁通皆能歷歷言之但聖人謹重之意必欲得文獻以證成之足則吾能證成其書矣而卒不可得故終於從周而幽厲傷之又終於從魯而郊禘又非禮後世訖不得見其成書之盛其間見於禮記之所傳者又多雜以門人經師之說惜哉至於詩則子王子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三百篇也夫子刪繁蕪之三千取雅正者三百而三千之中豈無播詠於世俗之口者夫子之詩既燬於秦火矣漢興管絃之聲未衰諸儒傳夫子之詩而不全得見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與以爲古詩取以足夫子三百之數而不辨其非也不然若孔門之誦詠如素絢唐棣諸詩經書

之所傳如程首嚮梟先正繁渠諸詩何以皆不與於今之三百而夫子已放之鄭聲何爲尚存而不削耶至於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魏伯陽顏師古所謂十翼者此則夫子之意而門人述以成書謂皆夫子所筆削亦非也彖傳例有發明中間豈無未盡之意象傳句多重複中間寧無填塞之辭蓋門人得夫子之說而欲足成其書不得不爾何以知之以繫辭知之也十翼莫粹於繫辭繫辭或不以子曰起文或以子曰起文或引子曰以答問或中引子曰以爲證或未引子曰以爲斷子王子謂與子思作中庸同體蓋繫辭傳門人以夫子之意發明非夫子之親筆也果夫子之親筆則章首之子曰何

以或有或無或問或答篇中之子曰何以或引或斷耶然則繫辭傳之成文且非夫子之全筆則彖傳之具體小象之比辭安得爲夫子之全筆耶獨大象乃夫子之筆辭簡義精體明用切三聖所作之外此自當爲夫子之一經而門人得夫子之言獨文言無所附會夫子之言最爲明白乾卦文言各以子曰答問深密明暢其後申述卦爻之義不以子曰起文者意便不及如所謂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無咎迥與前章不同其於六十四卦之中發明爻義者亦文言之體間舉數爻辭義俱明門人不敢足成三日八十四首爻於乾坤二卦文言之外餘卦文言雜諸繫辭傳是爲得之後之學者於禮記十翼但欲見夫子著述之多而不敢別其爲門人發明之辭與其足成之體今姑論其梗槩如此又當別爲讀經者言之又曰春秋之書夫子之所寓意非夫子之有意也太史公有意妄慕孔子上自五帝迄於麟趾作爲史記猶網羅遺佚求十二諸侯譜以盡諸國世家始未使夫子而有意於褒貶天下之諸侯大夫以成天下之書則必訪周室外史之藏論與記舊聞總諸國是非之故不使其有所遺何止於一國之史也今乃不然獨因魯史修之蓋夫子因見魯史書法非舊是非失真舉其大者就加筆削其他比事而書國史之常必不盡改而舊史之外亦無增加至於襄昭而後國史未盡出或



事所未審或人已共知不待刪削固不盡改也杜氏所謂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記註多違舊章蓋謂春秋藏於史官人所不知而又典禮非舊自經夫子之手則典禮著明是非各得其所學者傳之於是天下亂臣賊子皆知所懼後之有國者有所據以為賞罰作史者有所守以為是非姦雄者有所懼而不敢肆遂與禹抑洪水周公兼夷驅獸同功蓋聖人功化之妙自如此爾自漢以來言春秋者一事一字而曲為之說則又鑿矣

宋向魍之亂

別敬王三十九年夏五月宋向魍入於曹以叛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魍先謀公請

以鞶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鞶七邑而謂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司馬皇野曰余長魍也今將禍余請即救皇野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魍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野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魍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野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魍弟子頊騁而告魍魍

欲人魍弟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魍遂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向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於曹取質魍曰不可旣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魍奔衛向巢奔魯朱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魍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恒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與

仁山金氏曰向魍之亂以牛之高節爲所招致史所愛以在宋留巢而不留牛適吳又何至爲吳人所惡人所尚異歟

齊簡公之弒

周敬王三十九年夏六月齊人弒其君王於舒州初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恒憚之驟碩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闕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弗聽闕止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闕止盟諸陳于陳宗初陳豹欲爲闕止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旣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

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闕止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陳逆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陳逆舍於公之門侍人禦之陳逆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咎陳逆抽劍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闕入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矢道於弁

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邲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子方奔衛庚辰陳恒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六月甲午陳恒弑其君王於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如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陳成子立簡公之弟鸞是爲平公而相之專其國權齊自是後歸陳氏

楚白公之亂

周敬王四十一年楚白公作亂初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  
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  
人謀襲鄭乃復求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建請行  
而期焉建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  
遂殺建其子曰勝在吳楚子西欲召之葉公子高曰吾聞  
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  
利舍諸邊竟使衛灌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  
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  
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  
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聽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  
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言不遠矣勝自  
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  
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  
余翼而長之楚國策我死令尹曰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  
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  
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  
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  
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劔不動勝曰不爲利誦不爲威惕  
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脩  
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  
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  
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

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葉公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厭備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王子間啟爲王啟不可遂劫以兵啟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官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曰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

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葉公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勝弟燕奔額黃氏葉氏沈諸梁兼令尹司馬二事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爲司馬而老於葉

### 衛輒出奔

周元王六年夏五月衛侯輒出奔衛侯爲靈臺於藉圃與

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執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散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執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亾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於池初衛人剪夏丁氏以其幣賜彭封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臨喪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狹盟拳彌而甚迎信之故褚師聲子公孫彌牟公文懿子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於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宮謀以攻公衛大夫鄆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聞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郵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洽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友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公孫彌牟請逐揮彌牟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遺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明年夏五月魯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宋樂茂納衛侯彌牟文子欲納之懿子

曰君復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衛師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蒯贖庶弟公子黜是爲悼公南氏文子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錫之爲太子者遂卒於越初衛侯歸自鄭之會也效夷言牟彌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馬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秋於使者曰昔衛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衛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出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遂卒於越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有子曰本立而道生蒯贖與輒皆非孝子故其所以爲國者顛錯妄謬事事足以取亾或謂輒初在國未見過舉其於孔子不失公養之禮何其再入之多矣也是不然惡莫大於拒父其他小事則輒

年齒尚少聽於孔叔而孔叔又聽於季子所以其惡未著爾

宋昭公之立

周元王七年冬十月宋景公卒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於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綏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蔑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激乎冬十月公游於空澤辛巳卒於連中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

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於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喪殯於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蔑使宣言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啟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已為烏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樂蔑門尹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眾曰與之大尹徇曰樂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眾曰無別樂氏皇氏欲伐啟樂得曰不可彼



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其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是爲昭公司城爲上卿盟曰三侯共政無相害也昭公立四十七年卒後至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魯哀如越

周貞定王元年秋八月魯哀公遜於邾遂如越初公子荆哀公庶子也其母嬖將以爲夫夫人使宗人嬰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大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南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太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律太子適郢將妻

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二年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斃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四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於平陽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矣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夏四月季康子卒公吊焉降禮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

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因遜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史記曰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專於三桓之家古史曰子貢言哀公不沒於魯史記稱哀公自越歸卒於有山氏歸於有山而不歸國事未可信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魯昭公在外非不久魯未嘗別立君也今立其子寧則是哀公沒於外矣未及告立而沒於有山氏事容有之夫不薨於其泣猶適死也雖謂之不沒於魯亦可也經世書三桓作難弒其君哀公蓋諱

之法不弒而實弒也

晉知伯伐鄭

周貞定王五年夏晉荀瑤帥師伐鄭齊救之初元王四年晉智伯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於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貞定王元年知伯荀瑤帥師伐鄭次於桐丘鄭駟弘請救於齊齊師將與陳成子恒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庚之子晉曰犁丘之役而父

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晉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國參子思曰六國在救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陳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陵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陳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遙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荀寅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乎乘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之所以

成子之謀也如襄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之不亦難乎五年知伯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悞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於桔枿之門鄭人浮鄭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襄子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悞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悞故韓魏及而喪之十六年晉趙無恤約魏驕韓虎反攻知伯荀瑤滅之三分其地

周復分東西

周考王元年封弟揭於河南河南卽郊鄆周武王遷九鼎

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又遷殷民於洛陽下都是為成周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揭其續周公之官職是為河南桓公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河南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是為東周當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然河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為東周亦必自號為西周矣

朝陽按大事記曰此東西周分之始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河南桓公之特雖未有東西周之名世本而言之謂之西周桓公

河矣何以稱河南為西周自洛陽下都而視王城則西也何以稱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君陳畢公尹殷民蓋在下周之地今書皆謂之東郊則下都在王城之東明矣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貞定王崩哀王立其弟思王絀哀王而立其弟考王又絀思王而立然而少弟揭在焉使揭而復迹其所為則考王殆未保也於是封之河南是分國以處之也而揭之子孫世執其政援立威烈之初又併封其少子於東以奉王為名於是東西二周分周亦猶三家之分魯矣考王固不得而制之也周室其時地不大於曹滕民不衆於邾莒而兄弟相殺以奪之又

兄弟相分以處之是區區者果何樂乎為君而若此紛  
紛其未取滅亡幸哉

又拾其少子於東以奉王為谷飲吳東西二國公  
公國以氣...

王而在其東王又歸吳王而在其西而心與蘇公  
公山念月曰蘇蘇對員以王而吳王立其東吳王

俱不勝其王則之東則...  
也其刺非不其效矣...

西也向以蘇蘇對員以王而吳王立其東吳王  
公山念月曰蘇蘇對員以王而吳王立其東吳王

俱不勝其王則之東則...  
也其刺非不其效矣...

西也向以蘇蘇對員以王而吳王立其東吳王  
公山念月曰蘇蘇對員以王而吳王立其東吳王

俱不勝其王則之東則...  
也其刺非不其效矣...

西也向以蘇蘇對員以王而吳王立其東吳王  
公山念月曰蘇蘇對員以王而吳王立其東吳王

俱不勝其王則之東則...  
也其刺非不其效矣...

西也向以蘇蘇對員以王而吳王立其東吳王  
公山念月曰蘇蘇對員以王而吳王立其東吳王

